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无家可归者人数估算

2023 年

CHICAGO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

据估计，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有 68,440 人无家可归——并且这个数字正在迅速上升。无家可归者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 2,829 人。数据显示，无家可归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流浪街头或在庇护所居住的人数增加了 7,985 人。

主要发现：

- **82% 的无家可归者是有色人种。**芝加哥有黑人、非裔美国人、亚裔、太平洋岛民、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和多种族 55,857 人，其中有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1,970 人。只有 12.6% 的无家可归者是白人。
- **芝加哥黑人和非裔美国人无家可归者人数仍然不成比例。**长达几个世纪的种族主义经济、教育和住房实践使芝加哥黑人面临更高的无家可归风险。芝加哥黑人和非裔美国人占无家可归者总数的 53%，[但他们仅占该市总人口的 29%](#)。
- **无家可归的西班牙裔和拉丁裔芝加哥人更多会选择沙发冲浪。**在所有无家可归的西班牙裔和拉丁裔芝加哥人中，有 91% 的人正在与他人合租。此外，国家研究表明，流浪街头和在庇护所居住的西班牙裔和拉丁裔无家可归者数据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这个现象被称为拉丁裔无家可归者悖论](#)。
- **无人陪伴的无家可归青少年更有可能暂时与他人合租，而不是流浪街头或在庇护所居住。**2021 年，有 11,885 名无家可归者是无人陪伴的青少年（14-24 岁），其中有 88% 暂时与他人同住。共有 3,143 名无人陪伴的青少年及其子女（未满 18 岁）面临无家可归。
- **大多数无家可归的家庭与他人同住。**2021 年，有 24,500 名有子女家庭面临物无家可归，其中有 68% 暂时与他人同住。



来源：芝加哥无家可归者管理信息系统 (HMIS)，All Chicago 让无家可归成为历史。All Chicago 未参与本报告的数据分析，本报告结论不代表 All Chicago 的观点。芝加哥市时间点计数和芝加哥无家可归者调查报告 (2015-2022 年)。

无家可归是什么意思？

无家可归指的是一个人没有固定、常规、合适的夜间住所，但每个人对于固定、常规、合适的夜间住所的定义可能各不相同。

无家可归不止有一种形式，无家可归的经历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可能会睡在庇护所、街头、火车站，有些人可能会和家人或朋友同住一个星期。这些居住状态都属于无家可归。

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HUD) 将没有永久住所并睡在庇护所、街头或其他不适合居住的地方的人士定义为无家可归者。根据这个定义，合租人士无法获得 HUD 提供的住房援助。然而，在芝加哥，合租是大多数无家可归者经历无家可归的方式。

教育部确认，无家可归的定义应包括与他人合租的情况。教育部知道学生可能会住在庇护所、汽

车旅馆、汽车里或与他人合租一整个星期。这个定义可以更好地反映了芝加哥大多数无家可归者的经历。

时间点 (PIT) 方法是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统计无住房人口的传统方法。每年，PIT 会统计一月份的一个寒冷夜晚里有多少人在街头或庇护所睡觉。这个方法仅包括可见人数，但不包括合租人数。这个数字无法准确体现无家可归者人数，也无助于市政府找到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案。

时间点计数法可为无家可归解决方案提供资金，但这种方法只能反应极少数无家可归者的大致情况。

我们如何定义无家可归？

没有永久住所并住在庇护所、街头、暂时与他人同住和/或住在其他不适合居住的地方的人。

方法

为了进一步掌握无家可归者人数，芝加哥无家可归者联盟 (CCH) 设计了一种新方法。CCH 与范德比尔特大学和 Heartland Alliance 社会影响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合作，设计了这种估算无家可归者人数的新方法。该方法已在 Housing Policy Debate (《住房政策辩论》) 期刊和 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 (综合公共使用微观数据系列) 数据集上发表，任何人都可以查看并将其用于自己的研究。¹

为了统计住在街头或庇护所的人数，CCH 使用了无家可归者管理信息系统 (HMIS) 上的信息。HMIS 是一个数据库，服务无家可归者的组织和机构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收集和共享有关其客户的信息。该系统有助于追踪无家可归的人数、他们需要的服务以及他们所获得的服务。HMIS 是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要求下设立的。

据该市的时间点统计数据，去年，每有 1 名无家可归者报告，就有 9 人获得城市无家可归者服务。

为了统计全年无家可归和在庇护所居住的无家可归者人数，CCH 要求统计所有使用芝加哥无家可归者服务的人士，但不包括在当年某个时候找到永久住房的人士。CCH 还排除了那些参与被政府视为永久住房的临时住房计划的人士。

HMIS 数据包含哪些人？

为统计全年住在街头和庇护所的无家可归者人数，CCH 要求统计 HMIS 中记录的使用某些特定服务的所有人。此处所指的“住在街头和庇护所的无家可归者”以及“使用城市无家可归者服务的人”包括在特定时间段内使用过以下一个或多个计划类型提供的服务的所有人：紧急避难所、街道外展服务、避风港、过渡性住房和协调进入。虽然大多数使用服务的人符合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对于无家可归者的字面定义，但有部分使用过渡性住房和协调进入计划类型的人则符合无家可归者其他类别的定义。CCH 不包括只使用过快速安置计划服务的人。虽然快速安置计划是一项短时项目，但 HUD 和芝加哥连续护理计划将其视为永久住房。

¹ Richard, M.K., Dworkin, J., Rule, K.G., Farooqui, S., Glendening, Z., & [Paler-Ponce], S. *Quantifying Doubled-Up Homelessness: Presenting a New Measure Using U.S. Census Microdata*. (量化与他人的无家可归者：使用美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提出一项新措施)。Housing Policy Debate (住房政策辩论)。



重复数据删除

这种估算方法不会重复计算同一个人两次。2022年，CCH 发现 HMIS 中有 5,545 人使用过无家可归者服务，并且在当年某个时候与朋友或家人同住。CCH 将这部分人数从街头和庇护所估算人数中删除，假设将他们算入合住人数。

数据限制

这些估算数据不包括那些流浪街头但从未用过无家可归服务的无家可归者。数据还不包括可能不想让他人知道的无家可归者，例如从事性工作且无法安全报告其收入的人士。也不包括在狱中度

请注意，这些数据不包括大多数已抵达芝加哥的寻求政治庇护人士；该报告数据收集于 2022 年 8 月新移民大量增加之前。

过全年以及在入狱前无家可归的人士。最后，也不包括在医疗机构度过全年的人士。

哪些人被视为住在街头和庇护所的无家可归者？

根据 HUD 定义，“无家可归者”一词包括以下条件：

- 缺乏固定、常规、合适住所的个人；和
- 其主要住所符合以下条件的个人—
 - 用于提供临时居住设施的受监督的公共或私营庇护所（包括福利旅馆、聚集性庇护所和过渡性住房）；
 - 为拟被收容的人士提供临时住所的机构；或并非设计用于或通常用作人类常规睡眠场所的公共或私人场所。

哪些人会因为暂时与他人同住而被视为

哪些人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无家可归？

总数*	临暂时与他人合同住	街头和庇护收容所
68,440 ↓ 2,829	44,429 ↓ 5,156	24,011 ↓ 7,985

年龄

0-4 岁	7,324	5,007	2,317
5-13 岁	8,172	5,645	2,527
14-17 岁**	2,843	2,091	752
18-24 岁	12,181	12,069	112
25 岁及以上	37,920	19,617	18,303

种族

黑人、或非裔美国人	36,334 ↓ 279	20,142 ↓ 4,312	16,192 ↓ 4,033
白人	8,606 ↑ 391	5,273 ↓ 57	3,333 ↑ 448
亚裔、夏威夷人、太平洋岛民**	2,357 ↑ 893	2,151 ↑ 809	206 ↑ 84
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土著**	1,736 ↑ 1,477	1,454 ↑ 1,347	282 ↑ 130
其他/多种族	15,430 ↓ 2,922	15,409 ↓ 2,943	21 ↑ 21
未知种族	3,977 ↑ 3,289	N/A	3,977 ↑ 3,269

民族

非西班牙裔、非拉丁裔	44,654 ↓ 698	26,329 ↓ 4,984	18,325 ↑ 4,286
西班牙裔、拉丁裔	19,970 ↑ 209	18,100 ↓ 172	1,870 ↑ 381
未知族裔	3,816 ↑ 3,318	N/A	3,816 ↑ 3,318

芝加哥公立学校入学数据 (2020-21)

McKinney-Vento 入学人数	17,773	16,036	1,453
---------------------	--------	--------	-------

哪些人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无家可归？

总计*	临暂时与他人合同住	街头和收容庇护所
68,440	44,429	24,011

家庭户类型

单身成人 (25 岁及以上)	28,307	15,624	12,683
夫妻 (无子女) **	1,919	1,634	285
成年户主家庭 (有子女)	21,357	15,106	6,251
青少年 (24 岁及以下) 户主家庭 (有子女) **	3,143	1,633	1,510
无人陪伴的青少年 (24 岁及以下)	11,885	10,432	1,453
未知位置家庭户类型	1,829	0	1,829

** indicates this total should be used with cau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 30).

来源：街头和庇护所日期：芝加哥无家可归者管理信息系统 (HMIS)，All Chicago 让无家可归成为历史。All Chicago 未参与本报告的数据分析，本报告结论不代表 All Chicago 的观点。暂时与他人同住日期：摘自 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 (综合公共使用微观数据系列)。Steven Ruggles, Sarah Flood, Ronald Goeken, Josiah Grover, Erin Meyer, Jose Pacas 和 Matthew Sobek. IPUMS 美国：版本 10.0 [数据集]。方法来源：Richard, M.K., Dworkin, J., Rule, K.G., Farooqui, S., Glendening, Z., & [Paler-Ponce], S. Quantifying Doubled-Up Homelessness: Presenting a New Measure Using U.S. Census Microdata (量化与他人的无家可归者：使用美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提出一项新措施)。Housing Policy Debate (住房政策辩论)。

** indicates this total should be used with cau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 30).

来源：街头和庇护所日期：芝加哥无家可归者管理信息系统 (HMIS)，All Chicago 让无家可归成为历史。All Chicago 未参与本报告的数据分析，本报告结论不代表 All Chicago 的观点。暂时与他人同住日期：摘自 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 (综合公共使用微观数据系列)。Steven Ruggles, Sarah Flood, Ronald Goeken, Josiah Grover, Erin Meyer, Jose Pacas 和 Matthew Sobek. IPUMS 美国：版本 10.0 [数据集]。方法来源：Richard, M.K., Dworkin, J., Rule, K.G., Farooqui, S., Glendening, Z., & [Paler-Ponce], S. Quantifying Doubled-Up Homelessness: Presenting a New Measure Using U.S. Census Microdata (量化与他人的无家可归者：使用美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提出一项新措施)。Housing Policy Debate (住房政策辩论)。

无家可归？

该分析将贫困家庭户下的贫困个人和贫困家庭定义为“暂时与他人同住”，即他们不是构成传统家庭的成员，无法负担自己的住房或正式缴纳住房费用。根据这种估算法，满足以下条件的个人即被视为无家可归：

- 户主的成人子女和儿媳/女婿，其有自己的孩子、已婚或单身但居住环境过于拥挤（一间卧室容纳两人以上）。
- 户主的未成年和成年孙子女，不包括：
 - 户主的未成年孙子女，当户主负责他们的需求时。
 - 未成年孙子女，其单亲父母住在家里且未滿 18 岁（即青少年被抚养人的子女）。
- 户主的其他亲属：
 - 户主的 65 岁以下父母/岳父母、兄弟姐妹/姻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姑姑/叔叔以及其他不特定的亲属，不包括：
 - 户主的未成年兄弟姐妹，当未成年人的父母不在时（由户主对未成年兄弟姐妹负责）。
 - 户主的单身且无子女的成年兄弟姐妹，当户主也是单身且没有子女时一类似于室友的情况。
 - 户主的 65 岁以上父母/岳父母、兄弟姐妹/姻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姑姑/叔叔以及其他不特定的亲属。
- 户主的非亲属，例如朋友、访客和“其他”非亲属，不包括：
 - 室友/同居者、房客/寄宿者以及未婚伴侣或其子女。

我们如何解决芝加哥的无家可归问题？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至少有 68,440 人无家可归，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办法非常明确：那就是住房。芝加哥需要专门的收入来源，为最需要帮助的邻居创造能够负担的住房机会，并提供服务确保他们获得住房支持和实现个人目标。为建造永久住房和支付相关费用，确保资金每年维持不变，或者优先级不受未来政府的影响，我们需要持续的资金。

城市产生的收入来源是安置各类无家可归者（住在街头、庇护所或与他人合住的人士）的必要因素。丹佛、西雅图、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城市已采取行动，创建自己的专用收入来源来解决这个问题。随着芝加哥无家可归者人数明显激增，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时候。

关于本项目

与他人合住是大多数人（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经历无家可归的方式。传统的“时间点”方法会统计那些在一年中的某个指定夜晚里住在街头和庇护所的无家可归者，但会漏掉那些暂时与他人同住的人士。时间点方法严重低估了无家可归者的数量，更糟糕的是，它会指向错误的政策解决方案。

为了更好地了解无家可归的范围并提供最适合您所在社区的资源支持，芝加哥无家可归者联盟、范德比尔特大学和 Heartland Alliance 社会影响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研发了一个模型来估算与他人合住的无家可归者人数。我们希望，通过进一步了解无家可归问题的范围，当地团体可以提供资源支持来解决所有形式的无家可归问题，并共同努力扩大联邦对无家可归问题的定义。

请访问 BringChicagoHome.org 了解有关“让芝加哥回家”的更多信息。

作者: [Sam Paler-Ponce](#) 与 [Julie Dworkin](#)

预期用途：芝加哥无家可归者联盟欢迎使用本报告。允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全部或部分复制，只需适当注明参考资料来源。

建议引用：Samuel Paler-Ponce, Julie Dworkin (2023 年 7 月)。Estimate of People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 in Chicago, IL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无家可归者人数估算) (2023)。芝加哥无家可归者联盟。请查阅 www.chicagohomeless.org/estimate。

特别感谢为本报告和方法论做出贡献的人士，包括 Molly Richard 和 Zach Glendening、Katie Buitrago 和 Suniya Farooqui，以及我们的无家可归数据项目组织合作伙伴，包括 SchoolHouse Connection、全国青年网络、Family Promise 和 Heartland Alliance 联盟社会影响研究中心。